

2016 民生散文选

古耜 主编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 民生散文选

古耜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6 民生散文选 / 古耜主编.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171-2219-7

I. ① 2… II. ① 古… III. ①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11308 号

出 版 人: 王昕朋

总 监 制: 朱艳华

责任编辑: 肖 彭

文字编辑: 张 强

张 朕

封面设计: 承影 5 画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路甲 1 号

邮 编: 100088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20.5 印张

字 数 311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ISBN 978-7-5171-2219-7

目录

出镜 / 南帆	1
远处的墓碑 / 彭程	10
画里乡村 / 王巨才	16
梦回祁连 / 雷达	21
忆昔倾谈鬓尚青——怀念袁阔成先生 / 王充闾	37
三棵老枣树 / 肖复兴	47
索布日嘎之夜——我听到了谁的歌声 / 鲍尔吉·原野	56
记住乡愁，不忘本原 / 郭文斌	62
在朋友家过年 / 李美皆	67
如果爱有轮回，我在浦市等你 / 彭学明	73
在车上 / 郑小琼	78
我在他乡，看着月亮 / 林虹	83
被夜色裹紧的村庄 / 李登建	91
艾斯肯 / 张鸿	100
寿宴上的“遗嘱” / 赵晏彪	105
与母亲的一次长谈 / 吴佳骏	112
萨丽娃姐姐的春天 / 艾平	121
尘埃里的花朵 / 江少宾	125
童年之夏 / 钱红莉	133
我在羊狮慕给你写信（二题） / 安然	140
近在咫尺的异乡 / 王月鹏	147

你的世界是一把漏雨的伞 / 朝颜	157
微雕笔记 / 方英文	165
好汉邢爷 / 徐可	173
老谢向右，小谢向左 / 谢宗玉	178
农民钱崇辉 / 习习	183
在沙漠失声痛哭 / 杨献平	189
小镇青年、酒及酒事 / 陈涛	196
一次别离 / 向迅	204
转身 / 罗张琴	212
他们 / 王新华	219
惜青丝 / 张大威	227
一天 / 傅菲	233
雪落 / 苏沧桑	239
千羊之皮 / 刘梅花	244
心的城 / 沈俊峰	250
姑佛 / 乔忠延	257
背离是另一种抵达 / 杜永利	264
我的乡村我的风 / 周伟	274
回家的路 / 庞伟华	280
暗夜里的物质生活 / 林渊液	287
像海鸥那样飞 / 韦晓明	295
世相琐议（三题） / 王本道	305
一世房奴 / 肖灿先	311
隐痛的肉身 / 徐晓	317

出镜 / 南帆

不知哪个机灵的工程师发明了自拍神器。这个简单的小机械征服了所有的旅行者。海滨，园林庭院，横跨马路的天桥，博物馆大厅，什么地方都有人在自拍。从挎包里取出自拍杆拉长，顶端夹住手机或者照相机，对准自己调节好的笑脸咔嚓一声。这是雅俗共赏的游戏，大人物一样热衷。网络上流传过一张韩国总统朴谨惠使用自拍神器的图片。当初，精明的商人肯定想到了这个小机械拥有巨大的市场，可是，多少人预测到，这个玩意可能产生另一种文化？

很迟我才明白，大多数手机都有自拍的功能，自拍神器无非一种辅助设备。第一次看见手机自拍是在一个嘈杂的餐厅里。邻桌的一位男士左手精心地撩拨头发，脸部持续地配制各种型号的表情，右边的胳膊竭力伸长，巴掌中的手机对准了自己。当时我心里转过的疑问是，这个哥儿们是不是犯了什么毛病？一起进餐的伙伴开导之下我才明白，自拍如同正餐之前的一碟小菜那么平凡。现在好办了，自拍神器终于让我们的胳膊如愿地加出了一截。

我刚刚在网络上看到一张相片：游人如织的海滨沙滩，一个身穿比基尼的女士弯腰将自拍神器从胯下向后伸出，拍摄自己如花似玉的屁股。沙滩上肯定还有些手持照相机的闲人逛荡，但是，这种事最好不要麻烦他们，以免产生不良误会。许多人即兴地拍下自己的各种相片上传网络，网络是一个视觉的公共空间。无数微博在这个空间注册，每一个微博摆出一堆相片或者几段视频犹如小商贩在跳蚤市场铺开一个地摊。多少人光顾无关紧要，重

要的是，自拍终于使出镜成了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出镜曾经是莫大的荣耀，神奇而隆重。报社的记者举起了昂贵的照相机，镁光灯咔嚓咔嚓响个不停，个人的形象次日出现于报纸版面的某一个角落，赞叹之声绕梁三日；电视台的记者更为伟大，他们肩扛的那一台摄像机如同一个威风凛凛的火箭筒。摄像机可以长距离地锁定一个人，提供各个角度的拍摄，然后电视台负责将这个人形象发射到千家万户的电视机里面。可以从这些复杂的程序之中看出，出镜是多么幸运的奇迹。一个小官员事先得到通知，他在晚间的新闻节目之中拥有五秒钟的镜头。他迫不及待地打电话通知所有想得起来的亲朋好友，号召他们尽早守候在电视机面前等待他驾临屏幕。现在，自拍神器极大地削减了人们的摄像机崇拜。那些影像符号没有多少特权了，我们自己都能生产。昔日那一批神气活现的记者突然有些失落。有了自拍神器，小巧的手机和无线网络片刻之间解决一切。

技术发明又一次不可思议地扭转了我们的生活。照相机或者摄像机让人眼界大开，看看世界吧——一个偌大的世界扑面而来；然而，自拍神器试图让一个偌大的世界侧过脸来，看看我们吧——现在轮到当主角了。这时，我们开始端庄地或者诙谐地出镜。

看是主体的向外扩张，眼珠骨碌碌乱转，目光贪婪地扑向整个世界。我想起第一次接触地图的激动。通常只能看见一条街道，一幢楼，一座山峰，然而，地图突然将整个世界神奇地铺开，一个巨大的空间浮出纸面。据说，全景画出现于18世纪末的欧洲，这意味着开阔视野的形成。乘坐热气球飘浮在空中纵览远景，登上教堂的圆顶绘制四周的城市，那时的绘画开始崇拜巨大与无限，一心想把世界尽收眼底。然而，时至今日，这种野心逐渐疲惫了。世界是看不完的，天外有天，谁知道天尽头又在哪里？也许，现在是转身看看自己的时候了。不论世界的直径有多大，出镜就是把自己设为圆心。

我看到的一个最新视频是，几个小学生录制下他们与小伙伴之间的口水战。他们在视频之中表情生动地扮鬼脸、吐口水，说一些挖苦对方的刻薄话，做剪刀型手势，如此等等。这些孩子如此熟悉视觉语言的编辑，一个自拍神器就可以造就一个表演舞台。

二

大约是钱钟书用鸡蛋与母鸡的关系比拟作品与作者：即使吃了一个不错的鸡蛋，仍然没有必要认识生蛋的母鸡。作者又没有三头六臂，有什么好看的？可是，对于许多人说来，这个观点肯定过时了。他们的阅读就是想追溯到作者，甚至仅仅感兴趣作者。

那些睿智的见解或者巧妙的语言修辞哪有一张具体的脸生动？当然，容貌的质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美女作者的俊俏妩媚必须足够支持朦胧的浪漫幻想，皱纹纵横的老妪不宜公布相片；男子汉气概是帅哥作者的经典标志，掀起衬衫露得出八块腹肌，抽烟冥思的深刻表情可以暂时省略。总之，这是一个视觉的时代，语言的魅力正在急剧衰减。哲学思辨或者深奥的诗令人生厌，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正在丧失他们的影响。视觉的时代是身体重新出场的时候，演员和运动员占据了传媒的绝大部分空间。红地毯和绿茵场成为全世界瞩目的聚焦点。运动场内矫健的身姿开出了天文数字的价格，女演员的脸蛋、乳房和手指头竞相成为保险公司的投保对象，哪些语言产品可以享受这个级别的待遇？某些教授的电视演讲获得了意外的成功，突然晋升为学术明星。然而，所有的人都明白，形象是充当明星的真正资本。讲坛上的表情、音调以及种种肢体语言远比渊博的知识重要。

现在可以提到“颜值”这个新词了。“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非要去拼才华”，据说这是网络语言对于一个人的赞美。顾名思义，“颜值”即是指容颜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兑换为各种谋生的资本。现在，的确到了为相貌美学拟定一张价格表的时候了。当然，这种美学算术有点儿复杂。以往这张价格表仅供某些类型的女人参考。既然世界上存有那么多大腹便便的富翁，女人一副天生的好眉眼就不该任意浪费。然而，现在的男色消费终于浮出水面。宁泽涛刚刚在世界游泳锦标赛之中获得自由泳 100 米冠军，人们就在尝试把亚洲第一人的实力与“小鲜肉”的颜值相加，据说得数是 5 年之内可以挣得 5 个亿。一个著名的电视评论员总结出一个计算公式，颜值就是在事业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地乘以 10。由于广告商的垂青，这些颜值偶像的收入动不动就要扩张 10 倍。之前的李宁、刘翔、林丹无不验证了这个公式。至

于那些徒有肌肉而缺少颜值的运动员，他们的厚实巴掌仅仅攥得住金牌带来的有限奖金。

视觉的时代必须拥有另一批文化操盘手。那些哲学家或者诗人及时地转入幕后，导演、摄像、主持人、制片人络绎而至。然而，真正的巨变来源于一个有点儿别致的技术构思：每个人口袋里的手机都附加了拍照的功能。这个技术构思造就了年轻一代的一种特殊习惯——无论遇到的是台风天气的漫天乌云、街头小贩的火爆争吵，还是阳台上一盆仙人掌冒出了新芽，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都是掏出手机拍照。如今，生产影像符号的文化团队空前强大。瓦尔特·本雅明当年引用过的一句话终于成为现实：“未来社会的文盲不是不会写字的人，而是不懂摄影的人。”

三

然而，现在似乎流行另一种舆论：大批热衷于摄影的人正在变为文盲。对于电视台和网络空间的庸俗口味，多数来自印刷文化的老派知识分子纷纷表示不屑。《爸爸去哪儿》这种节目居然可以在电视台热播一时，很难想象印刷文化如此幼稚。没有思想的视觉只能浮光掠影，这种舆论隐含了文字中心主义的观念。一些教授时常回忆一个著名的典故：当年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之中解释了弃医为文的原因。他在生物课的幻灯片之中见到了一群麻木的中国“看客”，这些人正在神情漠然地观看同胞遭受斩首。鲁迅的感叹是，如果丧失了灵魂，茁壮的躯体又有多少意义？与其医治肉身的疾病，不如诊疗精神的创伤。因此，鲁迅放弃了医学，立志做一个解剖国民灵魂的作家。有趣的是，那些心细如发的教授竟然从这个众所周知的典故之中挖掘出一个意外的秘密：尽管触动鲁迅的是幻灯片，然而，他从未考虑投身于摄影，或者从事已经开始时髦的电影。这个来自绍兴的知识分子性格倔强。鲁迅愤慨地指控古老的传统是“吃人”文化，同时，他又冥顽不化使用那一支落伍的毛笔。鲁迅习惯的毛笔来自故乡的一家笔庄，价格便宜，别名“金不换”。

另一个文雅的知识分子似乎也不那么喜欢影像符号——阿根廷大名鼎鼎的博尔赫斯。据说他仅仅在1969年看过一次电视，因为电视转播的是美国宇航员乘坐阿波罗登月。博尔赫斯家里没有电视，只得临时向佣人借了一

台。博尔赫斯的小说充满拉丁美洲式的奇异想象，例如将一套莎士比亚的记忆当成礼品相互赠送，或者图书馆里藏有一本始终翻不到第一页和最后一页的书，如此等等。《盗梦空间》这一类电影出现之前，如此奇异的想象只能托付给语言文字。或许因为家族遗传，博尔赫斯患有眼疾，晚年失明。不知道这个事实是否有助于解释博尔赫斯对于影像符号的厌倦，长时间面对电视屏幕肯定伤眼睛。另外，也许黑暗之中浮现于内心的语言文字远比照相机定格的那些乏味的表象精彩？

——相片无非是机器偶然截取的一个世界片断，脱离了时间和空间，没有气味、重量、连续性和历史气息。一张相片的主题往往是分散的，闪烁不定，必须依赖某些文字解说给予凝聚，譬如拟定一个标题。所以，尽管电视台和网络空间正在重新装修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仍然顽强地坚信语言文字远为深刻。他们心目中的“文化”是一个书籍的世界。

那么，现在那个讨厌的自拍神器又一次企图动摇知识分子的文字信念吗？

四

鲁迅弃医为文的典故曾经赢得了许多的讨论，教授们称之为“幻灯片事件”。教授们拒绝将这个典故视为一则寓言。斤斤计较的考据癖认定，这是一个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因此，诸如此类的细节必须逐一考订：幻灯片还是相片？实物保存在哪里？什么时间看到的？《呐喊》自序与《藤野先生》的叙述存在多大的出入？线索分歧的讨论之中，一个有趣的问题逐渐显现：看与被看。囚犯，“看客”，观看囚犯与“看客”的鲁迅，与鲁迅共同观看的异国学生——这些人同时还在窥视鲁迅的神态，西方视野之中“被看”的东方——这已经是萨义德的“东方学”与后殖民理论的议题了。不少人倾向于认为，看意味的是主动，权力，制高点，“刀锋一般的眼神”表明了视线令人恐惧的威胁；被看意味的是被动，接受，他人视野之中的客体，动物园笼子里的老虎只能沦为游客眼睛的玩具。

然而，日常生活的看与被看几乎不存在固定的语义。的确，古代的演员因为“被看”而身份低下，“戏子”之称隐含了不言而喻的鄙视；女权主义者认为，广告之中的女性形象时常制作为“被看”的物体，电影性感镜头

投合的是男性意识的视觉欲望；那些民风剽悍的城市，看与被看时常会铿锵地撞出意外的火花——驾车在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往相邻汽车的驾驶室里多看一眼就可能引发一场剧烈的斗殴。“你看我干吗？”拒绝“被看”的保卫战就是从这么简单的一句开始。当然，还有至高无上的神。所谓人在做，天在看，神没有必要亲临现场，但是，神会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必要的时候，神会摇身一变，转换为俗世的行政权力。高速公路的入口，银行的柜台背后，火车站的候车大厅，住宅社区的楼道，不同等级的权力部门是众多监控摄像头的强大后盾。根据福柯的描述，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是行使眼睛霸权的哲学模型，一个硕大的眼球高高在上地凝视监狱每一个角落，所有的囚犯都无处藏身。然而，看与被看同时存在另一套颠倒的评价语汇：鲁迅曾经发狠地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连眼珠也不肯转过去——换言之，看同时意味了必要的尊重。“重视”一词不是褒义吗？凝聚公众目光的只能是领袖或者名流，普通人多半无法在电视机屏幕里找到自己的席位。

也许，古板地设定看与被看的等级犹如刻舟求剑。每一个现场的主题、空间装置以及特殊设计决定看与被看的相互博弈。街头的杂耍艺人或者寻衅滋事的醉汉只能收获鄙视，大剧院聚光灯核心的领衔主演享有特殊的尊荣。后者的威望借助了舞台垫出来的人生高度。许多人都秘密地藏有一个舞台梦。无法征服金碧辉煌的大剧院，那么，自拍神器至少提供了一个镜头之中的舞台。意外的是，传统性格的敦厚、内敛、含蓄与羞涩荡然无存，那么多人抢着把脸伸到镜头面前。这时，自拍神器正在表达一个强大的欲望：“被看”。

五

出镜的是一副肖像，几个日常生活片断，镜头之中的舞台上演的是什么故事？不就是想让自己漂亮一点吗？那些软件工程师早就洞察到我们的虚荣心。一款称之为“美图秀秀”的软件负责修饰自拍的相片。增大眼睛，拉长身高，削去过于肥大的腰肢，智能手机可以自动完成一切。某些名流的文字自传曾经遭到辛辣的嘲讽。夸大其词，文过饰非，滔滔不绝的颂扬试图将自

已叙述成一代圣人：要么业绩不凡，要么道德完善，要么不加节制地夸耀不凡的武功或者渊博学识。然而，进入网络空间投放自己的形象，许多人显然遵循相近的修辞策略，放肆地纵容美学篡改容颜的真相。当然，“美图秀秀”完成的目标简单多了——美貌可以急剧地提高性魅力的指数。

网络空间的各種圖片之中，性主題是一個巨大的漩渦。各種色情網站寄生於視覺欲望，發達的傳播技術甚至製造出一個奇怪的景象：性僅僅是視覺，例如網絡空間的裸聊遊戲。許多圖片環繞於這個漩渦的外圍，色情意味稍許模糊——這時的性主題稱之為“性感”。搔首弄姿，挑逗的面容和神情，凹凸有致的身材，將脫未脫的服裝，這一切無非製造性感氣氛的各種元素。視覺對於性感品味豐富，許多圖片不懈地開拓各種另類的性情趣。不久之前的網絡出現了一組傷殘軍人的裸照。殘缺的肢體與健壯的胸肌或者飽滿的乳房形成了某種特殊的性魅力。另一些性感的圖片肯定超出了一般的想象：一具插滿了輸液和導尿管的女性裸體，或者，一個全裸的大胖子如同几坨肉攤在床上。那些保守主義者幾乎每天都在發出憤怒的感嘆：這個時代的眼睛趣味已經如此乖張了嗎？

許多圖片令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誰是拍攝者？這些圖片的私密性如此強烈，以至於人們不能不猜測：要么源於自拍，要么出自最為信賴的親密者。因此，這些圖片廣泛地流傳多半得到了本人的授權——許多時候，本人即是發布者。從那些熱衷於個人寫真集的無名之輩到想方設法洩漏“艷照”的演藝明星，他們的各種借口無不指向一個相同的目的：如何堂而皇之地在公眾面前脫下衣服來。

權力與財富已經嚴格地規定了這個世界的等級秩序，一個窮小子幾乎無法挑戰大亨。然而，性具有擾亂這個等級秩序的特殊能量。七尺之軀的若干器官和旺盛的激素分泌可能驟然沖決井井有條的社會屏障。例如，一副誘人的眉眼通常是一張額外的通行證。出入各種社會場合，推開一扇扇緊閉的大門，美貌遠比一份平庸的文字介紹有效。由於相貌在異性組合之中占有的巨大權重，一個面目姣好的底層人士可以瞬間跨越權力與財富的眾多台階，躍入另一個社會階層。一個大跨度的婚姻橋梁可以輕易地引渡一個家庭，甚至引渡諸多族人。歷史悠久的男權中心社會，性的拯救是許多女人首選的生存

策略。从古代的君王选妃、豪门纳妾到现今的跨国婚姻、扮演权势者情妇，性能量秘密制造的社会阶层流动从来就没有止歇。

相对于权力与财富编织的世界，网络空间扑杀性能量的防线远为薄弱。许多图片之中的小火苗始终在悄悄地蹿动，片刻之间就会燃成炽烈的一片。这似乎不是多么严重的事情。网络无非是信息交换的集散地，屏幕里的剧情仅仅是虚拟事件，操纵信息的躯体从未离开鼠标和键盘。信息的冒险又有什么关系？这时，空前放纵的暴露癖与观淫癖不断地制造视觉的狂欢。一张性感的图片呼啸登场，各种社会评论、哲学观念或者艺术消息纷纷黯然失色，这显然是自拍神器在网络空间掠阵的秘密武器。

六

那些激进的思想家开始将这个时代形容为“景观社会”。街道，霓虹灯，橱窗，还有无数的图片和影像符号。我们曾经抱怨无所不在的城市噪音，现在，视觉垃圾已经堆积成山。我们每天的触目所见无非人工景观，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已经游离出我们的目光范围。当然，我们即是视觉垃圾的生产者。拍照，上传网络空间，这是许多人每日例行的功课。即使是进入医院检查身体，躺上病床之前还要将手机交给同伴——拍下，上传！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位女性不幸遭遇车祸，浑身是血地躺在马路上。她在第一时间所做的事情是，拿出手机自拍，上传网络。

景观社会的特征是眼界大开。摄像机探入一个双胞胎学校，一下子见到百来对双胞胎；上升到数百米的高空俯拍，镜头之中塞满了寸草不生的断崖绝壁——各种奇观正在制造剧烈的视觉震撼。日常生活之中，无所不在的手机拍摄赋予各种相片前所未有的世俗气息。地铁车厢里争抢座位的斗嘴，当街围殴“小三”，摩托车骑手摇摇晃晃地头顶一张席梦思床垫驰过十字路口，七旬老太太跳钢管舞英姿勃发，如此等等。这些琐细的社会片断没有资格调遣火箭筒一般的摄像机。伟大的摄像机不习惯这些杂碎，犹如伟丈夫不习惯厨房灶台上的活计。有趣的是，这种世俗气息突然敞开了家庭的私密生活。传统的习惯之中，家庭影集通常放在客厅角落的一个小桌子上，只有熟悉的客人有资格翻阅。可是，现在的网络仿佛随时直播家庭的日常景象：菜市场

买到了新上市的韭菜，下午在卧室的地毯上练了半小时的瑜伽，晚餐的餐桌上有一盘猪脚，家里的肥猫正舒适地躺在书桌上打呼噜，等等。

多数相片无法出现作者的形象。笨重的照相机、摄像机不能倒转过来拍摄自己。因此，自拍神器的主题也即视觉文化的“自我”隆重出场。可是，网络空间并没有一场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运动，那些争先恐后的“自我”有些乏味，婆婆妈妈。自拍神器无非造就一些小情调，小趣味，嘟起嘴巴卖萌，伸出剪刀型手势，一件款式新颖的时装，脚踝上一个别致的刺青图案，如此等等。对了，这仿佛是一个奇特的例外——网络空间竟然掀开了讳莫如深的性。作者勇敢地挺身而出充当素材，赤裸的躯体无所忌惮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大胆的图片背后，人们可以听到甩开禁忌时的快乐尖叫。可是，甩开了禁忌的性似乎不再有更多的内容。故事总是迅速地跌回习以为常的结局，一张双人床就可以轻易地接纳全部情节。

自拍神器的确把镜头对准了自己。可是，出镜的那一张脸平庸无奇，看不出什么。当我们开始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失望的时候，这个简单的小机械终于制造出一个复杂的问题：除了短暂的自恋，还能有什么值得搬上镜头的舞台？

（原载《上海文学》2015年第12期）

远处的墓碑 / 彭程

那个地方，蓦然间变得邻近了。近得仿佛就在身边，伸手就可以触摸到。

此刻，掌心中有一丝轻微的寒凉之感，分明是当初手贴在大理石墓碑光滑的碑面上时的那种触觉。但此时的感觉，十分确凿地来自眼前的骨灰盒。因为这个物体，因为抚摸它而产生的感觉，使得长期以来藏匿在意识深处的那个影影绰绰、飘忽不定的东西，一下子变得确切和坚实。灵魂受到一种突兀的叩击，仿佛身体被飞来的石块击中。

我说的是对死亡的感知。

两个多小时前，在八宝山殡仪馆火化室门口，家人亲属一同迎接了岳父的骨灰盒，驱车带回家中，放置在他生前使用的那张书桌上。86岁的岳父，生命化为另一种形式，寄寓在这个长方体的木质匣子里。青黑的颜色，也和墓碑近似。因为它的存在，在观念中那一道横亘于生死之间的巨大鸿沟，一瞬间化为乌有，仿佛强风掠走一缕云烟。

骨灰盒后面的书架上，摆放着岳父的遗像。不久之后，遗像将被烤制成瓷像，镶嵌在50公里外的那一处墓园中、属于他的那一块墓碑上。

仅仅是一夜之间，将来容纳这个匣子的地方，那个仿佛不真实的远处，变得生动真切，如在眼前。

是在前年的岁末，预购了这一处墓地。那时岳父做完肿瘤手术不久，大夫对疗效不乐观的预期，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这个地方与十三陵山脉相接，驶出京藏高速公路不远。墓园视野辽阔，坐北朝南，背倚层峦叠嶂，地势由高到低舒缓地延伸。初冬时分，空气寒冽清新，阳光明亮澄澈，勾勒出山体刚性硬朗的线条。而经霜后的松柏和草地

的绿色，又平添了一种凝重。整体的气氛肃穆、宁静、高远，合乎心意，所以当时就确定购买了。

岳父查出顽疾是在单位组织的例常的体检中。在那之前，他身体一直颇为健壮，极少生病，每天至少步行一万步。家里人都相信他肯定能够活过90岁。虽然得知病情后，观念中的死亡开始萌生出了明确的形状，但由于他手术后一段时间恢复得不错，加上作为亲人都会顽强地抱持的期望，因此在多数时候，想到那个地方时，潜意识中仍然把它当作一个不甚确切的存在，一个远处。

直到两个月前，仿佛断裂一般，他的病情急遽恶化，一周之内两条腿先后瘫痪。然后是辗转于三家医院的病房间，各种抢救手段轮番使用，除了一步步地增加痛苦之外，没有效果。一周前的那个黎明，在熹微的晨光中，他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

现在终于明白了，对岳父来说，以发现病情为起点，他到那个地方的距离，是17个月。

最后的数日，在高烧不断引发的意识谵妄中，岳父口齿不清地反复念叨两个字：回家。

此刻，他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这间他度过生命最后几年时光的屋子里，栖身在他生前阅读和写作的那张书桌上。房间里一应陈设，都是他最后离开时的样子。只是骨灰盒前面摆放的一碟数种水果，一缕袅袅飘荡的燃香的青烟和气味，让人意识到已然是生死睽违，物是人非。但情感自有自己的执拗，面对岩石一样坚硬的事实仍然不愿相信，迟迟驱散不尽那一阵阵袭来的恍惚。

这里只是他暂时的寄居之地，是迈向另一段旅途的中转站，一个承前启后的旅舍。那个远处，才是他的长眠之所。

已经确定了下葬的日子，是三月下旬的一天。西北方向的那一座陵园中，那个位于东区竹园中的墓穴，覆盖墓穴的石板将被移开，在家人的目送中，在哭泣和泪水中，在深深的鞠躬中，骨灰盒被缓缓地放入。

那时正值生机盎然的时节，满眼都是从冬眠中醒转过来的大自然蓬勃淋

漓的活力：野草青翠鲜嫩，树枝摇曳新绿，迎春、玉兰、连翘等一批开得早的花卉也已经竞相绽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生命告别的仪式，显然更容易让人体会到生与死互相接续、彼此融渗的意味。

遗像上的岳父，笑容爽朗欢畅。这样的笑容，即将被镌刻在墓碑上，凝固成为一种超越了时光的永恒。

但将来，在漫长的日子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遗像上的那一双眼睛所望见的，将不会是下葬仪式上亲人们的悲恸和依恋。他看到的将会是另一种风景，缓慢，静默，递嬗往复。那是春天恣肆的新绿，夏天骤至的暴雨，秋天飘坠的落叶，还有冬天寂寞的积雪。在这一处远离尘世喧嚣的山坳中，时光的流逝和表现，充分依从自己的法则。

每年的清明节前后，还会有另外的日子，家人会来这里看望他。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场景会在此后的多年中反复出现。而悲痛将随着时光推移而逐渐减弱，等到多年后，每次的祭扫，更像是一次家庭的郊游踏青。当鲜花和水果摆到墓碑基座上，家人们肃立鞠躬时，每个人眼前都会闪现出当年他的样子，某一句话，某一个表情或者动作。哀伤不复汹涌和持续，但缅怀会在心中年复一年地叠加。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前来祭奠的亲人们，会渐渐地变老。

某一天会有人不再前来，某一天来的人中也会有新加入的人，那是现在还没有诞生的孩子，他的孙辈的子女，这个家庭的第四代。最让人难堪的，是必将会出现的一幕：这些前来祭奠他的亲人们，在难以确定的年月之后，也将一个接一个，次第消逝，不复存在。那时，如果墓碑还在，遗像犹存，那双眼睛所望见的，将会是一片虚空。

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绪，止步于这一道虚无的边界。

但这真的需要躲避吗？既然已经越来越多地目睹真切的死亡，既然这样的事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那么，仔细端详一番那个必然会降临的日子、每个人最终的归宿，不也正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如果将生命的过程给予一种形象化的呈现，岂不是可以说，不分你我彼此，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在向着那个地方，向着某一个墓碑所在之